

庞中威
著

定陵

发掘亲历记

进地宫探险第一人
还原历史真相

学苑出版社





发掘亲历记 正陵

庞中威 著

「**宫地陵定下**
第一人
探險
書作
者」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定陵发掘亲历记 / 庞中威著. — 2 版.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077-4740-9

I. ①定… II. ①庞…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②
十三陵—考古发掘—史料 IV. ① I251 ② 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6048 号

责任编辑：潘占伟

装帧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010-67601101（销售部） 67603091（总编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889×1194 1/32

印 张：9

字 数：16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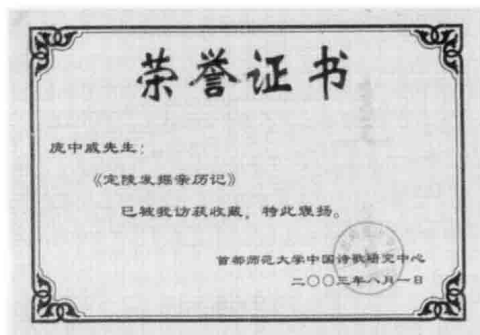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祝
下探定陵地宮第一人
龐中威先生大作出版

燭
照
明
陵
揚
帆
學
海

張心石
李遇春
曹國鑑
趙信
冼自強
同賀
二〇〇二年
三月



四十多年前的定陵发掘，是轰动一时的大事。近年来，相继问世的有关定陵发掘的文章、书籍，多有失实之处，不但歪曲了历史，还误导了读者。鉴于此，定陵发掘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是下定陵地宫探险的第一人庞中威先生，不顾高龄，不辞千辛万苦，多方收集档案资料（包括许多政府、领导人的文件、书信），结合亲身经历，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所有这些，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实现老人一个善良的愿望：还原历史的真相。

作者以平实的语言、真挚的感情，回忆了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同事，披露了定陵发掘幕后和发掘过程中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您知道的，不知道的，想知道的……





郭沫若与定陵发掘*

(代序)

读了《北京晚报》连载的杨仕、岳南先生的报告文学《风雪定陵》，引起了我对定陵发掘的一些回忆。

1955年10月9日，星期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余心清局长邀约了邓小平、李富春、郭沫若等同家人一起到十三陵郊游。同时还邀约了其他一些人，我只记得有吴晗先生和新凤霞女士，大概连同工作人员有三四十人。10月上旬的十三陵，秋高气爽，气候宜人；点缀在群山绿树中的一座座红墙黄瓦的明皇陵，景色宜人。国务院膳食科的科长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开来一辆大卡车，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野餐。

参加郊游的人先后到达长陵后，或一家人，或三五结伴，主要在长陵漫游参观；有些人还参观了附近的陵墓。中午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长陵东侧的地上野餐。这里遍地都是硕果累

* 王廷芳先生是郭沫若院长的秘书，他是当年定陵发掘的当事人之一，许多档案材料都是他亲手办理过的。王廷芳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第2期《文物天地》上。——编者

累的柿子树，柿子已开始泛黄。人们有坐有站，边吃边谈，欢声笑语，气氛很是热烈。大家自然地谈论起十三陵，尤其是长陵。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谈得最多，情绪也十分激动。谈着谈着，他突然当着邓、李两位副总理的面大声地和郭老说：“郭老，长陵这样雄伟，里面一定很宏大，肯定会有很多珍宝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发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郭老表示完全赞成，两位副总理和在场的其他的人也都表示拥护。郭对吴说，你就负责起草一份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吴爽快地说：“好，好。”在离开长陵前，吴晗就和郭老商定了给总理报告的内容或由哪些人署名的问题。

1955年10月13日，吴晗给郭老写了封信，信中说，发掘长陵事，和各方面谈，都表示同意。拟一报国务院稿，可用否？请斟酌改正。并请郭领衔在报告上签名。郭当天对报告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签了名。第二天，沈雁冰、张苏、范文澜、邓拓4人，都在报告稿上签了名。报告稿是吴晗亲笔写的。15日，经修改后的报告，即打印上报。

周总理11月3日批示：原则同意……并批示由陈毅、彭真、习（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阅办。陈毅11月9日也做了相应的批示。至此，长陵发掘问题就定了下来。

总理批准发掘长陵后不久，就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除给总理写报告的6人外，又增加了郑振铎、夏鼐、



王昆仑 3 人。

1956 年 4 月中旬，总理同意了郭老和吴晗先发掘定陵再发掘长陵的提议。接下来就调集了北京市文物组和考古所的一些业务人员，开始了对定陵的发掘工作。

郭老很关心定陵的发掘工作。他主要是通过内部通报了解发掘的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夏鼐曾向他汇报过一两次，朱欣陶则经常向他汇报和请示，吴晗和他也有不少的接触。尤其是在打开地宫前后的一段时间，他时时关注着发掘工作的进展，经常主动询问发掘情况，那种急于想看到地宫内情况的心情，常常溢于言表。

当郭老得知地宫已完全打开的消息后，于 1957 年 10 月 20 日下午来到了定陵，同行的有于立群和我。夏鼐等人陪同参观了地宫。里面已安装了简单的照明设施。郭老特别兴奋，一面看，一面听夏鼐等的介绍，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和发表一些议论，并就有些一时还搞不大清楚的问题进行探讨。进入第一道石门时，他对石门的构造看得十分仔细，对“自来石”的设计和应用方法称赞不已。当看到前殿和中殿所铺木板上，很明显地散落着一些纸钱的印迹时说：“这些纸钱和我们家乡所用的纸钱一模一样。”他指着中殿的 3 套黄琉璃五供开玩笑似地说：“皇帝的五供应该是金的吧？至少也应该是银的，这可能是被办事的官员给偷换了，他们发了一笔大财。”他对做长明灯的 3 口青花大瓷缸很欣赏，连连说太漂亮

了，太漂亮了。

进入后殿，迎面棺床上停放着万历、孝端、孝靖的朱漆棺椁，孝靖的棺椁损坏得最严重，已可清楚地看到用丝绵包裹的尸体。棺床两边是一堆一堆的随葬器物，盛器物的箱子都已腐烂，大部分的器物也看不清形状，唯有西南角那一堆金器，还闪闪发光。铺石地面上有一层白色水碱，地很滑，还有一些由于长期在一处滴水形成的金字塔形石碱泡，给我的印象很深。郭老在后殿看的时间很长，也很细致，他围着棺床走了好几圈，对3口棺椁和所有的随葬物都反复地观看。当看到棺床后还遗留下一些抬棺椁的木杠时，他说，这表明当时抬棺椁的人多么匆忙地离开地宫，这些人是怕把他们埋在地宫里。郭老也看了左右配殿，他同意夏鼐的看法，这是准备葬嫔妃的而没用。他在地宫中观看了一个多小时。

回到地面，郭老对夏鼐等人说：“地宫的建筑特别雄伟壮观，设计得也很科学。虽然还没有清理出棺椁中的随葬品，但与其建筑规模相比，和我预想的随葬物，显然是很不相称的。不过这倒说明了在万历死的时候，明朝的江山已到了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地步了。”

为了写这篇小文，我去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业务人员庞中威同志，承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定陵的发掘情况，并送给了我很多复印的有关档案材料。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我十分敬佩和感动。读着这些材料，感到特别



激动和亲切，这些大部分我都亲手办理过的东西，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激动呢？

材料中有一份吴晗亲笔起草，经郭老修改过的给周总理的报告，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我随即和《风雪定陵》中那个报告作了对照，发现竟然相差十万八千里，使我感到万分震惊。吴晗所拟的报告无题目，而是用信的形式写给林枫主任并报总理的；时间是1955年10月15日，署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张苏、邓拓、范文澜、吴晗，明显地看出是50年代中期的语气。《风雪定陵》中的报告有一个《关于发掘长陵的请示报告》的题目，是写给政务院（早就改称国务院）的，时间是1955年10月3日，署名是郭、沈、吴、邓、范、张，很多语气是“文革”中的语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等。两个报告的内容也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综上所述，请教杨仕、岳南先生，你们的那份报告是从哪里来的？总不会是你们杜撰的吧？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加以说明。

王廷芳



序言

20世纪50年代，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和展示是轰动一时的文化盛事。嗣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学术论著先后刊出，以定陵发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也与世人见面，但考古工作者的亲历纪实却一直阙如，庞中威同志所著《定陵发掘亲历记》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恩师吴晗先生“文革”罹难之前，不仅是分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而且是饮誉中外的杰出明史专家。他以对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对明史研究的无限钟爱，积极倡导、亲自组织了定陵的发掘和定陵博物馆的创建。1955年10月15日，一份由吴晗先生亲笔起草，郭沫若院长修改推敲，有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吴晗、张苏6位文化巨匠签名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申请报告呈送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初春，在经过考古专家缜密论证和实地勘察之后，敬爱的周总理做出了“在步骤上先发掘定陵，然后再发掘长陵”的决策，并责成吴先生主持实施。总理作

了指示，郭老、吴先生欢喜异常。于是，“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由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开始了定陵的发掘。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既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又是吴先生的同窗好友，发掘定陵科技指导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他的肩上。在夏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经过考古专家们两年多的探秘寻幽，辛勤工作，密封三百多年的定陵地下宫殿终于被打开。恢宏坚固的玄宫建筑，绚丽多彩的随葬器物霍然露出真颜，人们无不为之震惊，为之赞叹。

定陵的科学发掘，是我国皇帝陵寝的首次成功发掘，因此使之成就了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工艺发展状况及帝后丧葬制度、冠服制度、宫廷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神宗万历皇帝冲龄登极，即位之初顺从首辅张居正，革故鼎新，颇有振兴之势。张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神宗逐渐走上荒淫怠政之路，“酒、色、财、气”俱全，故史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说。超越规制的地宫建筑、富丽豪华的随葬器物，亦足以反映出这位皇帝的奢侈无度。他 21 岁即选勘寿宫吉壤，23 岁寿宫开始兴建，28 岁竣工建成，至 58 岁病故入葬，闲置 30 年。在地宫修建的 5 年间，每天要役使工匠军夫二三万人；共耗银八百余万两，相当其时全国两年赋税量的总和。至于随葬的两千六百余件各种珍贵器物，尤其是以



往从未出土过的金丝翼善冠、乌纱翼善冠、凤冠、缙丝龙袍等更是其在世时无上尊贵和靡费生活的物证。大体说来，定陵地上陵园比拟于皇宫的外廷，地下玄宫比拟于皇宫的内廷，现在完整保存的明清皇宫及发掘后的定陵，从“阳宅”、“阴宅”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帝制度的极为丰富的形象资料。

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明中叶以后的历史不仅呈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日益腐败，而且呈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繁荣。经济的繁华与政治的腐朽形成鲜明的反差，勾勒出一幅色彩极不协调的历史画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明显发展，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社会习俗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史家将这个历史时期称之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开始。定陵出土的纺织品、衣物、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瓷器、琉璃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首饰、宝石、珍珠、冠、带、佩饰、钱币、武器等，全面直观地反映了明中后期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水平，特别是丝织工艺、金属制作工艺、建筑技术等真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从数量巨大、花色繁多、品种齐全、工艺高超的丝织品中，人们看到了当时丝织手工业的兴盛发达；从带有篆刻铭文的银锭中，人们看到了当时白银已成为国家主要货币广泛流行。专家们认为，

明中叶直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总的来说，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尚未落后于西方。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气势不啻从一个侧面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庞中威同志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度过的。在定陵发掘中，他是第一位越过金刚墙进入地宫探险涉危之人。后来他转入其他部门工作，但对考古仍然情有独钟。现在他已年逾花甲，仍锲而不舍地收集原始资料，结合亲身见闻，撰成此书，不仅如实地讲述了定陵发掘始末，纠正了某些流传较广的讹误，而且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文笔朴实无华，读来引人入胜，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他对考古事业的痴情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令人钦佩。当时考古研究所先后参加定陵发掘的还有白万玉、赵信、冼自强、曹国鉴、王杰、柏志中、时桂山等同志，他们同北京市文物组的同志并肩奋斗，共同做出了贡献，同样令人钦佩。

我是吴晗先生的学生，学习和研究明史，又曾在考古研究所做过管理工作。庞中威同志书成，我义不容辞，草成此篇，聊充为序。

张显清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2001年10月15日



引言

1955年10月15日，由郭沫若领衔，吴晗、邓拓、沈雁冰、范文澜、张苏6人署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明朝十三陵的长陵。国务院周总理批示原则同意后，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956年5月17日，试掘定陵的工作正式开始。

我参加了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并且是冒着生命危险、钻进地宫探险第一人，有责任把发掘皇帝陵的起因、经过与事实如实地告知世人。

定陵的发掘，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对明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浓缩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矿业、手工业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史实，也为帝王葬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主任朱欣陶现场领导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的业务指导下，在昌平县政府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定陵发掘的成功，在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发掘清理到开放，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慕名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难以胜计。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那极“左”的年代里，发掘清理工作结束后，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人，又经历了沧桑岁月凄风苦雨的煎熬，尤其在“文革”中，为发掘定陵做出过贡献的吴晗、邓拓、朱欣陶、白万玉备受摧残，家破人亡，含冤离开人世。我们活下来的人，不能忘掉他们，也不能忘掉这段悲痛的历史。

近年来，有关发掘定陵的文章、书籍陆续问世。这是好事，但这些文章和书籍多有失实之处，既歪曲了历史，又误导了读者，还出现了许多不应出现的错误，流传到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种治学不严的态度，对自己的形象有损无益。别的不说，就连我是第一个从金刚墙上3米高处的洞里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地宫去探险的这点儿史实，也张冠李戴了。

定陵地下宫殿对外开放，一切都不再神秘，但在发掘时，一切一切都是神秘的。地宫的大门在何处？地宫里的飞刀、暗箭、毒气、陷阱在什么地方布置着，它们的威力有多大？还有的人说：飞刀暗箭，都是用毒药水浸泡过的，有剧毒，见血人必死。这些传说，使我们发掘人员非常恐惧。这座地下宫殿，已埋藏三百余年，它的本身就特别地吓人。打开地下宫殿多时，我一人都不敢进去，下去时必须叫一人陪同。不